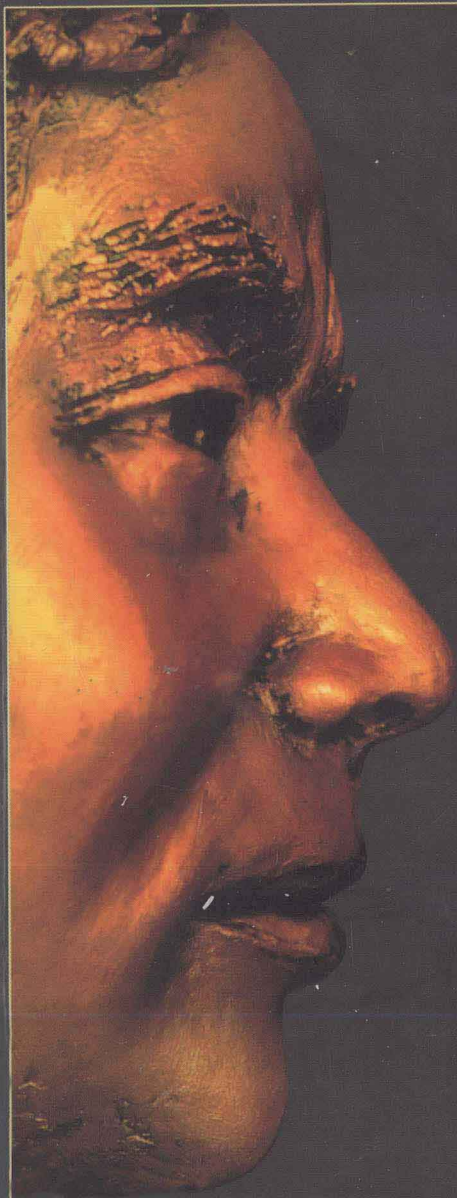


亚洲讲稿之十一

精神家园

刘亚洲



2005·6·鞍山



精神家园

刘亚洲

信与道统一

2002年5月17日 昆明基础

（李）知行合一的辩证统一

~~一 知行合一、知行合一、知行合一、知行合一~~

① 知行合一的辩证统一

(知行合一的辩证统一)

知行合一 / 知行合一

△ 第二次：“知行合一”

一 知行合一的辩证统一

△ 知行合一，知行合一

△ 知行合一：“知行合一”

△ 知行合一，知行合一

△ 知行合一

知行合一
……

刘亚洲讲稿提纲手迹

编者按

我编辑部刊印了《亚洲思想库》，反响巨大。现又将刘亚洲将军近年来的讲话、讲座收集整理，冠以《亚洲讲稿》之名，内部刊行。均根据录音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。特此说明。

《国家战略》编辑部

2005年9月

前 言

这是刘亚洲将军在驻东北空军某师常委会上的讲话。

精神家园

——在空军驻东北某师常委会上的讲话

刘亚洲

2005·6·27·鞍山

目 录

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 | 精神家园 |
| 4 | 名牌 |
| 21 | 信仰 |
| 附录一 | |
| 43 | 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 |
| 附录二 | |
| 57 | 入川记 |
| 57 | 秦岭 |
| 60 | 张良庙 |
| 62 | 蜀道 |
| 66 | 森林 |
| 69 | 四川人邓小平 |
| 70 | 铁的意志 |
| 72 | 月月虎 |
| 74 | 诺日朗 |
| 78 | 瞿秋白的梦境 |
| 81 | 福将 |
| 85 | 西路军 |
| 88 | 愚昧 |
| 90 | 腐败（一） |
| 91 | 腐败（二） |
| 94 | 腐败（三） |
| 96 | 白帝城 |
| 98 | 洪水 |
| 100 | 夜走房竹山 |

空军一共有四个“王伟”，我不仅都认识，而且都有着极深的友谊。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王伟是我的师长及榜样。你们师师长王伟，人称“小王伟”。北空××师师长王伟，人称“中王伟”。我任北空政治部副主任时他提升为师长，可惜今年转业了。成都军区空军太平寺场站政委王伟年龄最小。我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时经常从他那儿搭乘飞机。解放军中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王伟，就是2001年在海南与美军飞机相撞后牺牲的那一位。

沈空王伟政委今天特意到鞍山机场来接我，使我感动莫名。今天参加你们师的常委会，本来只是带一双耳朵听，不想讲。在王伟政委面前我怎么敢乱讲？王伟政委是我军成长较早的高级干部。1983年时他就是航空兵师的政委。那时我才是个副营职干部。我是跟他的步伐走啊。后来他在沈空当副主任，我在北空当副主任。他到成空任职。他走了，我去了。我研究外军，也研究过我军。我研究过外军将领，也研究过我军将领。我还研究过我身边的人。我研究过王伟政委。我对他的工作状态、生活状态、思想状态，乃至生活上一些细节，恐怕比你们沈空的干部还要熟悉。王伟政委是山西朔州人，出身很苦。他十六岁出来当兵，县武装部部长送他。那时还未取消军衔制，武装部长是个中校，对王伟说：“小伙子，好好干。”王伟说：“首长，我就是再好好干，也绝不能干到你

这个官啊。”在一个农家孩子眼中，中校就是不可启及的呀。可今天，王伟同志赫然成为解放军的中将了。当年那个武装部长若还在，做何感想？

今天，王政委非要我讲话。小王伟师长和政委也一再要求，那我就献丑吧。在座都是师以上领导，是带兵的。国家把一支部队交到你们手里，怎样带出一支钢铁之师？听了你们的汇报，又参观你们部队，就谈两点感受。

一、名 牌

你们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。空军最初组建时，刘亚楼说：不编第一师的番号。哪个部队仗打得好，就把第一师的番号给它！你们师在抗美援朝中打出了威风，击落击伤美机八十多架，特别是击毙了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。世界惊呼“中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空军大国”，就是此战之后。因此，“天下第一师”的名号当之无愧地落在了你们头上。今天早上一下飞机，第一个感觉

就是你们这里和空军其它航空兵部队没什么区别。再看你们的营房，感到并不比其它部队营房好，有些方面还差一些，但看了你们师荣誉室，就有点震撼了。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：看到了一个解放军名牌。你们师英雄辈出啊。群星闪烁。一个个在中国空军史上无比耀眼的名字：李汉、张积慧、侯书军、邹炎……争先恐后！你们知道我在荣誉室想到什么？我想到了干部制度。有点奇怪吧？在干部制度上，西方是赛马制，中国是相马制。赛马制只需要有好马就行，相马制则需要有伯乐。这里学问就大喽。首先，能不能有伯乐。其次，是真伯乐还是假伯乐。第三，就算有了真伯乐，能不能就把真的良驹找出来呢？伯乐有自己的好恶。我曾说过：“用好作风去选作风好的人”这句话有问题，这是典型的人治的东西。我怎么知道你有好作风？你即使有好作风为什么要你选？应当让

人民选。军委一位领导同志说：“刘亚洲的话有道理。”相马不如赛马。赛马就是硬碰硬。搞美援朝中，你们师出了那么多英雄，就有点像赛马。刘亚楼不授第一师的番号当然也是赛马机制。你能杀敌，我比你更能杀敌。你击落一架，我要击落两架。我在成空任政委时，与成空老司令员侯书军住邻居。他直到今天也不承认是张积慧打下的戴维斯，而认为是自己打下的。这是一股英雄气使然。击毙戴维斯之争延续了五十年，英雄气也延续了五十年。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英雄气。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赛马精神，赛马机制。

名牌不需要喊叫。我也到过其它一些名牌部队，口号喊得震天价响。名声在外。这些年，你们没有喊叫。你们始终沉默着。但你们的战斗力在呐喊。今天最先参观的是师荣誉室，这种荣誉室在许多有战功的部队都有。接着参观你

们的荣誉园，我就有点吃惊了。这个创意甚好。五十多年来，所有的烈士名字、所有的飞行员的名字，都镌刻在石头上。实则是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中。园中那些直耸蓝天的杨树，是你们对天空的渴望。刚才又看到你们师编辑的学术期刊，我就有些钦佩的感觉了。一个师就是个战术单位，军区空军才是战役级的。你们立足于战术单位，想的却是战役上的事情，甚至是战略上的事情。我刚才草草翻了一下，苏-27对F-16的空中格斗谈的是战术方面的问题，远程奔袭谈的就是战役方面的问题，而那篇评介甲午战争的文章无疑谈的就是战略方面的事情了。在师这么一个小环境里，你们放眼的是那么宽阔的世界。不容易。荣誉室每个部队都能搞，甚至荣誉园的创意每个部队都能汲取，但是学术期刊我看不一定每个部队都能搞出来。真正好的东西是不需要叫嚷的。需要叫嚷的东西

可能就不是好的。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，文化大革命后期时有一首歌：“文化大革命好，文化大革命好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就是好。”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它不好。那么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？我们东北这个地方打过辽沈战役。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的第一场战役，几乎是决定性的。虽然最后决定性的是淮海战役，但是辽沈战役如果打不好，也就不可能有淮海战役。但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辽沈战役就是好啊就是好，或者说三大战役就是好啊就是好。没有，不必要叫嚷。这个比喻用到你们师，是非常恰如其分的。

你们已形成一个品牌。名牌是如何产生的？看问题，一定不能只看表象，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前几天，我到山西下部队，驱车一千多公里，在车上时我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军队汽车牌那么吃香。地方除了伪造之外，就是用高价买。

有的地方几万一副，有的地方十几万一副。为什么？因为公路上收费站太多。从太原到陕西韩城，几百公里，设卡无数！军牌如何能不俏？前几天，某军种发生了一起重大泄密事件，军委首长做了严肃批示，空军常委开会讨论，我在会上说：近几年有一个现象很奇怪：军队发生的泄密案、间谍案，多是由地方公安和安全部门发现或破获的。我们明显感到军队的保卫干部素质不如地方。这又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军队干部的整体素质在下降。过去都说解放军是个大熔炉，全国学习解放军，并把最好的矿石往这个熔炉里送。二十年前，是最好的最优秀的青年到部队来。现在情况大变。我曾跟首长讲过一句俏皮话：你看看部队的女兵，就能知道部队现在是什么状态了。二十年前部队的女兵拿出一个是一个，几步之内必有芳草，十名女兵总有亮点。现在一百个女兵也见

不到闪光。但是女兵的现象不是单一的，现在的选兵质量有问题啊。有些地方招兵数量和报名的数量是一样的。好的青年不愿到部队来，那么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二流三流还算好，更有甚者，有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，甚至有些被判过刑的，也混进部队了。如此，部队官兵的素质能高吗？

我军目前有一重大困境：无密可保。稍有动作，敌人就能得到信息。前不久国家安全部破获的×××台湾间谍案，令人震惊。×××曾任某军种军训部副部长。他向台湾军情局出卖了大量情报。以至于台湾军情局对其它间谍夸口：其它部队的情报我们要，但×军种的情报我们不需要。他全有嘛。间谍案背后有两个问题，一是市场经济使然。金钱万能。人欲横流。×××案最大的特点是，收买的都是政治部和司令部的干部。像政治部的王大伟，×××只给他一千块

钱，他就把几份绝密文件交给×××了，因为政治部、司令部的干部缺钱。×××为什么收买不了后勤部和装备部的干部，因为你那点钱他们看不上，买不动。但后勤部和装备部的干部有另外的问题：管钱管物，不够廉洁。二是文化问题。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喜欢内斗。内斗有一个重要标志：吃里扒外。有的国家只出了几个叛国的人，就被称为“国耻”了，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出了那么多汉奸，至今也没听说有谁把这称为“国耻”的。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黑暗，一如不敢正视刺眼的太阳一般。

说远了，拉回来。你们师之所以成为名牌，不外乎这样两个原因：一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搞好国有企业的诀窍只有一个：用对一个人。但对股份制企业就不一定那么简单。二，付出了代价。你们师付出了重大代价，才获得今天的地位。代价在哪里？在你们荣誉室

里，在你们的荣誉园里。要想做成一件事，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。看了你们学术期刊上研究甲午战争那篇文章，使我想起来日本在兴起时的两场战争，一场是日清战争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甲午战争，一场是日俄战争。这两场战争是日本以“国运相赌”的战争，它付出了重大代价。它付的代价有多大，所得到的报偿就有多大。日俄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役是对马海战，即日本海大海战。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编成特遣舰队，在罗日杰斯特温斯基将军的统领下，绕行大半个地球，来援救远东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，在日本海对马海峡与日本联合舰队相遇了。日本舰队由北向南，俄国舰队由南向北。是日，风从东向西刮。那是第一次现代化海战，谁在顺风的一面谁有利。打炮会增加炮弹的速度，另外，溅起的水花被风一刮，会扑到舰桥上看不清楚。两舰队接近时，波罗的海舰队是在顺风

的上面，日本联合舰队是在下面。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即进行至今在世界海战史上仍非常著名的“U”字型大转弯，把整个舰队运行到顺风那一侧去。这个决定太大了，简直是赌博。这个大转弯要在敌人眼底下进行。在进行“U”字型转弯的时候，整个舰队大面积地暴露在波罗的海舰队面前。平时海战是舰首对舰首，或者是舰尾对舰尾，这时候是整个舰队面对敌人舰炮。波罗的海舰队一排炮打过去，就把联合舰队很多炮台打掉了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东乡平八郎还是决定要付出这个代价，一定要把这一仗放到顺风的一面打。结果待“U”字型转弯完成以后，整个战场形势马上发生了变化。海战结果是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。

今天，我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攻坚阶段，即政治体制改革。我们一定要付出重大代价。代价是投资。有投资才有

回报。托克维尔讲，我们不能只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，而不承受其代价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即你若要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，就必须忍受公众人物被品头论足乃至被苛刻批评。我们提倡和谐社会，但可能必须付出适当动荡的代价。或者说这种适当的合理的动荡根本就是人类和谐社会的一部分，“就好比暴风雨是和谐的自然一部分”一样。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民主的美好的社会没有一点动荡。

创造了名牌，还要保住名牌。要学习。“一天不学习，赶不上刘少奇。”要学习兄弟部队，学习地方，甚至学习敌人。地方也有品牌和名牌。好的东西是相通的。坏的东西同样是相通的。我给你们举两个城市为例，你们比较和鉴别一下，看从中能否悟出一些道理来。大连城市非常漂亮。天蓝，水清，山绿。建筑也很美，有异国情调。大连几乎成了东北最美的城市。但它有一个问题，搞建设

有点透支，也就是说花了子孙的钱。也有些做法不可取，譬如种草。种树没问题。大连解放时，童山秃秃。日俄战争时早把山翻了个儿。可你今天看看大连的山，满目葱茏。青岛也很漂亮。青岛一上来先不搞环境，而是抓企业。想到青岛，你马上就能联想到它的几个著名品牌，如海尔、青岛啤酒、海信，等等。想到大连，你能想到哪个著名的企业吗？你甚至能想到哪个标志性的建筑吗？都没有。这是大连不如青岛的地方。青岛有了钱，再回过头来搞环境。青岛也是天空晴朗，绿树成荫，是个好去处。但两个城市相比较，还有一个问题。想到大连，你们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。不能说没有薄熙来就没有大连，但没有大连肯定没有薄熙来。薄熙来充满了睿智。与他同样充满睿智的是北京市市长王岐山。这两个人是老一代革命家子女中的旗帜。然而想到青

岛，你能举出哪一个市委书记吗？不能。这两个品牌之间有不少耐人寻味的东西啊。我们要寻找它的结合点。

再说说北京与上海。这两个城市名气都很大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，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对象。北京总体是不错的，除了建筑是个重灾区外，其余尚可。近几年北京几个由外国人设计的建筑物是亮点，如“水立方”、“鸟巢”、“大蛋”，凡是自己设计的，怎么看怎么不是那么回事。人人向往北京。北京户口，一本难求。北京什么都方便。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时，北京的猪肉比外地都供应得多几两。北京没电了，从全国调。北京没天然气了，紧急调拨。现在北京缺水，南水北调的重大工程早已上马。但北京城市发展的代价是什么呢？是北京周围的城市全部萎缩。保定曾是直隶最繁华的城市，现在是什么？石家庄用当地人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一个大庄子”，连天津

都发展不起来。因此，人们都往北京涌，城市越来越大，人口越来越多。北京越大，周边越差。上海则不同，上海周围有许多支撑点：杭州、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。上海户口也金贵，但若问苏州人，他还不一定愿意进上海呢。苏州不比上海差。杭州更有特点。支撑点愈多，上海越好。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我还在思索。但这两个名牌城市的不同发展肯定给了我们某种信息。我们应当捕捉这个信息。

名牌还要有危机感。今天的名牌，未必明天仍是名牌。名牌还是出头鸟，是别人追赶的靶子。你领先的时候，别人正处心积虑地想赶超你。我刚才说过，我才从山西回来。王伟政委是山西人。在古代中国，山西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名牌。山西藏龙卧虎，人才辈出啊。你只要掰手指头算算，山西出了多少皇帝，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。远的不说了，

唐尧非信史，就从三家分晋说起。赵、魏、韩三国如果不把晋国分掉，统一中国的很可能不是秦国，而是晋国。秦之后是汉。汉高祖刘邦祖上是山西人，迁徙到秦，秦与魏作战时刘邦的先人被魏俘虏，在魏国首都大梁居住下来。东汉三国之后，刘渊在山西称帝。刘渊是匈奴人，被曹操强迁到山西。山西人是汉民族血统最复杂的。很多山西人的外形都与中原人不一样。北魏拓跋氏崛起于山西大同。北魏六镇起兵也在山西。如此，北齐、北周的建立者都是山西人。李渊、李世民从太原起兵，建立唐朝。唐之后，后唐的李克用，李存勖，后晋的石敬瑭，后汉的刘知远，也都起山西。对了，武则天也是山西文水人。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出自山西，够山西人骄傲的了。我曾在山西上过六年小学，太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：街道大都是丁字型。当然是指旧街道。原

由是这样的：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之后，感到山西这个地方不得了，有天子气。天子气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有天命的人头上总有一块云，成五彩，呈龙虎状。刘邦躲避秦政府的追杀时藏在芒砀山中，吕雉去找他，总能找到。刘邦很奇怪。吕后说，因为你头上有五彩云。看到云就知道你的具体位置。赵匡胤认为，山西屡出天子，非要把这条路堵死不可。于是，他下令把太原的街道全部改成丁字型，不让你畅通。这一封还真管用，千年以降，山西果然再也出不了天子了，直到华国锋出世。山西啊，表里山河，人杰地灵，不是名牌是什么？但现在山西不行了，落后了。原因种种，缺乏危机感是重要因素之一。清代，票号在山西平遥兴起。全国共有三十几家票号，仅平遥一个县城就有二十多个。广州大概只有一个，上海有两个。平遥居垄断地位。参观平遥时，人们告我，

平遥文庙是山西最早的文庙，但平遥没出过一个状元。我突然想到，不出状元，是平遥最优秀的人都经商去了，不屑于从政。但平遥票号不思进取，固步自封，尤其是西方银行的触角伸进中国之后，仍然没能感到危机，结果无可挽回地败落了。山西的兴衰史是名牌的兴衰史。今天，山西的地面古建筑占全国古建筑的百分之七十二，你就知道它曾经何其繁荣！现在山西又有什么呢？美国人是有危机感的。越是领先，它的危机感越重。它不仅不允许第二名超过自己，甚至不允许第二名接近自己。一接近就感到危险，而不是危机。所以它总能遥遥领先。

二、信 仰

上午一到你们师，就让我看录像。开始我有点不以为然。哪个部队没有录像片啊。然而看完，我的心里不平静了。短短十几分钟的片子里，浓缩了你们师辉煌的历史。过去有这样的口号：全国学解放军，解放军学空军，空军学空×师。为了拍这个录相片，你们查了七百万字的资料。片子拍的是历史，反映的却是现实。片子主题是靠什么打胜仗。靠什么？靠党的领导。党的领导是什么？

是信仰的力量。

我军同那么多敌人打了那么多仗，什么时候我军的武器超过了敌人？中国近代史与西方的战争中，武器差距最小的一次就是甲午战争，然而那却是中国输得最凄惨的一场战争。甲午战争对日本造成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对中国造成的震动。日本人没有想到竟能如此轻易地击败它的文化母国。在日本眼里，中国压制了日本近千年，是日本人眼中的“上国”，却败成这个样子。这固然与清国的腐败有关，与李鸿章的决心有关，但更与民族性有关。日本人从天皇到普通老百姓，个个充满了战斗精神。为什么会有战斗精神？当然是因为有信仰。一百年前的中国，已没有什么可信的了，信的都是错误的东西。结果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，短短五十年，日本已不把中国放在眼里。抗日战争中，一个日本兵小队就敢于对国民党一个师发动进攻。

日本人对进攻中国军队已不称为进攻，而称为“赶羊”。中国人就是懦弱的山羊。抗美援朝中，虽然我们的飞机不让于美国空军，米格 15 比 F84 稍强些，但比 F86 就有差距，可陆军装备则差得太远了。志愿军当时的进攻被美军称为“礼拜攻势”。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完全被美军封锁，战士们只能携带七天的干粮和弹药作战。七天之内打下来就胜利了，打不下来就得撤退。美军后来学乖了，你一打，它就撤。连撤七天，等你弹尽粮绝，它马上转入反攻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军取得了那么辉煌的胜利。靠什么？同样是中国人，为什么在清朝时、民国时，打不过西方人，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却取得了对西方的胜利呢？我看是信仰的力量。

人是需要有信仰的。人有了信仰，就有敬畏感。信仰的力量比山重，比海深。只要你信仰某种东西，你就有力量。

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，它是怎样得人心啊！为了党，多少英烈献出了生命。这不是信仰又是什么？张国焘在鄂豫皖搞肃反的时候，冤杀了多少人。高敬亭被错杀时，只提了两个要求：一，要求高喊“共产党万岁”；二，铺一条红地毯，他要倒在红地毯上，让自己的鲜血和红地毯溶在一起。有些干部被绑到刑场准备枪毙，发现抓错了，放人，回来后无怨无悔地照样跟着部队走。我岳父李先念对我说，西路军失败以后，他和李特、黄超一起来到新疆。李特、黄超都是张国焘培养的干部，对张国焘感情深一点，但对共产党更是忠心耿耿。在乌鲁木齐，组织上问李先念、李特、黄超：“想到哪里去？”当时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，一是去“远方”（苏联），一是去延安。李特、黄超说：去远方。结果被杀害了。李先念说去延安，结果活了下来。李特死后，没有任何人

向他家里通报。1949年大军南下时，路过李特家乡，李特的老母亲，八十多岁了，白发苍苍，每天站在大路旁，打着一条横幅，上面写道：“寻我儿李特。”她哪里知道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十几年了。知道情况的官兵也不敢把真情告诉她，低着头匆匆而过。李特、黄超的冤案一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在李先念的多次过问下才得以解决。

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谁怀疑过我们党领导的正确？“我是党的一块砖，东南西北任党搬。”为什么会如此？全凭信仰。信仰是不能商量的，信仰是不能打算的。一商量就不是信仰了，一打算就是伪信仰了。信一个东西，就是要无条件地信。一个腐败分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地球爆炸之前，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。”胡长清大概也说过类似的话。我说：“真信仰则应该抱的态度是：即使地球毁灭前共产主义不能

实现，我们也得相信它。”信仰就是信念，是一种高高挂在天上的东西。即使不可企及，也要坚信不疑。

当前腐败横生，就是信仰动摇的结果。你们位于东北。东北是腐败的重灾区。黑龙江官场，全军皆墨。辽宁也问题丛生。我计算了一下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腐败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腐败的是公司的老总；第二阶段，是各省市交通厅长、局长。有一句话：“交通厅长们建设高速公路的过程就是把自己高速送进监狱的过程。”第三阶段，是公检法。有一句话：“大盖帽，国地税；人民教师，黑社会。”这是当前中国四大恶势力。“大盖帽”“黑社会”这都好理解，可是连我们的人民教师都无可挽回地堕落了，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剧，并且还不止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剧。前几天，黑龙江沙兰镇发大水，一下子就把建在最低洼处的沙兰小学吞噬了。据说有的

教师在听到学校被淹的消息后，说：“不就是淹死几个孩子吗？我不会游泳，去了也没用！”有的教师居然把孩子们反锁在教室里自己逃生。一百多个孩子就这样死去。洪水退后，沙兰镇成了中国的别斯兰——每个家庭都去救自己的孩子。他们进入教室，水还齐胸，腿踢到东西，一捞，全是冰凉的孩子。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记者在现场拍的：黑色挣扎的手印，从斑驳的墙上撕下。显然是在生命的关头，垂死的学生在挣扎时留在墙上的。根据知情者讲：几乎每个教室的墙上都有手印。想一想当时的情景：幼小的孩子们无助地想抓住什么，却什么也抓不到。最高的手印，已接近天花板。你想当时水有多大！沙兰镇一下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孩子。全镇披麻戴孝。一个从沙兰镇回来的记者对我讲：现在全镇的人上街后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动作：不敢朝学校那边看。这张照片太有震撼力了。

它简直是无声的控诉。我建议保留这面墙，它既是历史，又是教材。由此我联想到当年发生在新疆克拉玛依的礼堂大火。当时学校老师高呼：“同学们不要乱跑，让领导们先走！”结果在场的二十多名当地官员悉数全身而退，二百多个孩子葬身火海。第四阶段，就是地方管人事、管组织的领导同志。黑龙江官场集体腐败就是最明显的例子。

没有信仰的躯体就是一堆物质垃圾。腐败案件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：男的都是甫志高，女的都是江姐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凡贪官，只要东窗事发，锒铛入狱，无不贪生怕死，有什么讲什么。真应了那句话：“过去我在外头，我让谁上谁就上；现在我在里头，我让谁进谁就进来。”而这些贪官的老婆、情人、“小蜜”，却是“坚强”得很，至少比贪官们硬多了。很少能被吓住。空军××指挥所几个师职干部出了男女关系方

面的问题，干部一“双规”，顿时竹筒倒豆子，该说的说了，不该说的也说了。而他们的情人，至今坚不吐实。为什么我们平时道貌岸然的高官们如此不堪一击？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信仰。为什么战争年代那么多共产党员“慷慨燕歌市”？因为他们有信仰。

没有信仰也倒罢了，更可怕的是没有信仰偏偏假装信仰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伪信仰”。今天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信鬼，信神，信钱，信关系，就是不信共产主义。然而，在他们嘴上，“高举”、“紧跟”、“代表”，喊得比谁都响亮。学的和想的不一样。想的和说的不一样。说的和做的不一样。不是不学习，而是假装学习。不是不上班，而是假装上班。现在市场上假货泛滥。走遍全国，城市洁净的墙上满是“办证”的涂鸦，这是造假。我们每天谈着心口不一的话，实质上也是造假，甚至是一种更厉害的造

假。比之假货，危害更烈。誓言变成了人生游戏。教育人的人用自己决不信奉的东西去教育他人。形成的后果必然是：“无信仰有纪律；无激情有责任；无目标有任务。”造成这种虚假的现象有诸多原因，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。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毒害太深。儒家文化的最高人格模式是圣人人格。这种理想化的圣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，于是，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拥有至高无上的人格，或者要假装拥有这种人格。追求圣人的人格，完全违反了人性，是反人性的。中华民族的一切缺陷，均肇始于此。

党中央决定在全党搞党员先进性教育，要解决什么问题？我认为就是信仰问题。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了，历经险阻，靠什么支撑下来？靠信仰。信仰是我们党的支撑点。希腊文明解决了聪明的问题。希伯莱文明解决了善良的问题。由

这两个文明衍生的基督文明又解决了信仰的问题。东西方世界碰撞，东方败给西方，根本原因在于此。现在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信仰问题，不能解决真信仰问题，我们就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昨天我听一个朋友说，他一个同事姓党，准备结婚，对女方说：“将来如果生儿子，就取名叫党中央；如果生了女儿，就取名叫党委。”听者哈哈大笑。我却一点笑不起来。我有深重的忧虑。中国人，中华民族，需要精神重构。一个家庭一般有“三难”：房子着火了，羊被狼叼走了，孩子落井了，孰重孰轻？最重的就是救落井的孩子。为什么？房子着火了还可以再盖，羊被狼叼走了还可以再养，孩子死了不行啊。所以三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救孩子。现在我们进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确定我们真正的信仰，就是“救孩子”，救我们“灵魂”，用心去救。进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就是拯救我们

的灵魂。今天解放军面对两个“场”，一个市场，一个战场。市场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是战场。我军有很多问题，譬如编制。解放军光司机就四十万人，比日本自卫队的总人数还多。体制编制要紧不要紧？要紧，但不是最要紧的。解放军现在待遇偏低。我们军以上干部回家后感受最强烈，丈夫，老婆，孩子，就丈夫工资最少，比老婆孩子低一大截。简直成了弱势群体了。这也不要紧。最要紧的还是要寻找回来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
我在很多场合下讲，我对我们这个军队有着太深的感情。这种感情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精神力量，也可以被视作一种信仰。朱苏进的小说《醉太平》中的主人翁季墨阳有一段精彩的话：“你让我转业去搞企业？我不去。哪个企业有这个企业（指解放军）大呀？一年三百个亿。”那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。今天军队更大了。一架先进的战斗机就相

当于一个大型企业。你们师有多少大型企业，算一算，心惊啊！朱苏进写《醉太平》时解放军一年的军费大约三百亿。今天，你们师的装备都远远超过三百亿了，搞什么企业能比我们这个企业更光荣？搞什么能比搞我们这个企业更责任重大？因为我固守着我的精神家园，所以我才无所畏惧。因为我有信仰，所以才敢讲真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四次到中越边境老山前线采访，回来后给军委写了一份报告《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》（此文附后——编者注），请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代我转呈。他说：“你不害怕呀？”我说：“我干嘛要害怕？”那么多先烈为着信仰不惜毁灭肉体，和他们相比，我算什么？瞿秋白写《多余的话》所需要的勇气，一点也不亚于夏明翰写就义诗时的勇气。我对瞿秋白充满了崇敬。我在游记《入川记》（此文附后——编者注）中专门有一段写他。大堡机场

有座全军独一无二的飞行员墓，埋葬的是二十九名抗美援朝中牺牲的飞行员。韩德彩每年都去一趟。他曾在墓前说过一句话：“你们走得太早了。你们什么也没得到。”我认识一位叔叔在打天津前曾与几个战友相约：战后如果谁活下来，那就辛苦点儿，逢清明都要到牺牲了的人墓前去看看，给口酒解解馋，点支烟过过瘾。结果只有这个叔叔活下来了。年年清明，他都要带上烟酒去烈士陵园看望战友们，在坟前斟酒，点烟，喃喃说话。最后一次，他太老了，颤抖的手连酒瓶都打不开，他在石阶上敲破瓶嘴，碎片割破他的手指，鲜血和烈酒一起渗入了战友们长眠的土地。他说：“老伙计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。咱们很快就要相见了。”

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，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？这是最近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。精神家园肯定是可以重

建的。犹太民族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。以前的犹太民族与汉民族有点像：狡猾，伪诈，欺骗。没有诚信。一个人也好，一个民族也好，安身立命，诚信为先。没有诚信的民族绝不可能有未来。在其它民族眼中，犹太人成了卑劣的代名词。一如在一些妖魔化中国的西方人眼中，某些中国人也是卑劣的代名词一样。罗马人把犹太人驱赶到世界各地。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。他们在失去家园之前首先失去了精神上的家园。国家没有崩溃之前，社会先崩溃了；社会没有崩溃之前，理想先崩溃了；理想没有崩溃之前，精神先崩溃了。世界各国都对犹太人进行屠杀，除了中国。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，把这个民族的精神彻底唤醒了。每一个犹太人都与奥斯威辛集中营有关。那么我们能不能说，每一个中国人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呢？这两个大屠杀之间

有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？犹太民族终于站起来了。它首先是在精神上站起来了。对阿拉伯世界的屡战屡胜，不是物质的胜利，而是信念的胜利。以色列人的爱国心和强悍精神是从纳粹的焚尸炉里炼出来的，不是靠“教育”教出来的，更不是靠“读经”读出来的。以色列人就敢称自己是“世界上最小的的超级大国”。就敢称：“以色列士兵脚下的土地就是以色列的国土。”豪气冲天。犹太民族复兴的历史告诉我们：民族精神完全可以重构。我们称之为“失败”的东西，并非摔倒在地，而是倒地不起。

我们今天是否还倒地不起？如果我们看不清自己，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起来。如果我们认清了自己，我们就正在爬起来。有人说，我们刚走出物质匮乏的时代，又走进了精神匮乏的时代。有人也认识到我们应当重构精神，却是返回头去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寻找，

这就大有问题了。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，也有糟粕。两千年的历史证明，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文化肯定是糟粕。而封建统治阶级摈弃的、反对的、封杀的某些传统文化，恰恰是精华。就举《墨子》为例。《墨子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好的东西。它提供了中国文化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。我仔细研究了墨子。我觉得墨子的思想与古希腊某些哲人的思想很接近。墨子崇尚科学。墨子认为人应当勇敢，有诚信，忠贞不二。这是典型的耻感文化。日本人就比较推崇墨子，至少比我们推崇。日本有一本很畅销的动漫作品叫《墨子攻略》，据说马上还要拍电影。墨子是反儒的。我正在撰写一本书，叫《刘邦论》，里面就要深入探讨儒家和墨家的关系和对错。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，墨子的著作、思想、事迹，都彻底湮灭了。重振国学，能不能从墨子开始？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参

考。墨子还是科学家，如果墨子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，中国千年以降，决不可能仅仅有“四大文明”。我认为“四大发明”还是技术，并非科学。我们不缺点子，却缺乏思想。我们不缺乏想象力，却缺乏创造力。

墨子反复倡导诚信，这已接近信仰了。墨子比任何古代中国学说都强调精神。有个作家说：“没有什么，比用两根筷子，夹住精神更困难啊。”这双筷子，也许就是墨子学说。信仰是最高统治者。信仰是人应当永远敬畏的东西。前几天，我看了中央电视台播的一个片子，讲的是外国有一个很贫穷的家庭，一个母亲带三个孩子，大冬天，北风呼啸，寒冷刺骨。一个孩子实在冻得熬不住了，从外面偷了一点煤回来，母亲严肃地对孩子说：“我不用偷来的煤。上帝在看着我们。”“上帝在看着我们。”这话说得多好啊。我们太需要这种精神了。我们的上

帝是谁？是党，是组织，是人民。墨子主张公正和平等，这与儒家思想是截然对立的，因此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痛恨。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，除了公正，什么都有。没有公正，就没有正义。没有公正，就只有强权。为什么中国总是在朝代的国家轮回呢？有人说，“这个千年之问几乎成了千年之谜。”其实谜底很清晰，就是不公正。我详细研究了中国历史，发现，每隔二十年，至多二十五年，中国就会发生一次人吃人的事情。是因为自然灾害吗？不，是因为专制。永远正确的不是上帝，而是皇帝。现在有句话：在大人面前，当然是孩子错了；在村长面前，当然是村民错了；在交警面前，当然是司机错了；在裁判面前，当然是球员错了；在现实面前，当然是理想错了。这些情形只能发生在中国。还应当加一句，在皇帝面前，当然是人民错了。在谎话面前，当然是真话错了。

讲假话就是不公正的表现，就是无信仰的表现。中国现在的情景是：有权时讲假话，无权时讲真话；对上级讲假话，对妻儿讲真话；会场上讲假话，饭桌上讲真话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党进行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大讨论，其功至伟，但我同时还想到，这样的讨论，在欧洲，五百年前就已经进行过了，而我们呢，还非得需要最高领导者的权力乃至强力推行，才能进行下去。没有邓小平，就不可能有这场讨论。没有这场讨论，就不可能有思想大解放，或者叫“思想大解禁”。我们是幸运的，同时也是悲哀的。讲真话，为什么那么难啊！不敢讲真话就是愚昧。今天，我们不仅要脱贫，还要“脱愚”。我就不讲假话。坦率地告诉你们，如果我一旦讲了假话，我都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的文化早就该大革命了。当然我指的不是十年浩劫式的文化革命。

我指的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彻底的翻盘。让我们从儒家文化的泥坑中跳出来吧。对于儒家经典著作而言，一切阅读都是误读。我们太相信自己的传统是正确的了，所以一直都在犯错。假如方向错了，停止就是进步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再难也要做。世界上什么距离最长？今天从北京到鞍山，飞了一小时五分钟。上次从北京去西藏，上甘巴拉雷达站，飞了五个半小时。到美国，十几个小时。但这都不是最长的。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从人的头脑到心脏。只有三十厘米。有人走完这短短的三十厘米，用了整整一生。有人则一生也走不完。在批判儒家的问题上，我“听毛主席的话，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”。我和鲁迅一样，是战士，不是斗士。我做人泰山一般，顶天立地。我从不怕别人挑毛病，挑骨头。上帝是公平的，如果一个人老热衷于挑别人的

骨头，上帝就只给他那些骨头。我也有缺点，但我知错就改。最后送你们两句话：第一句，有错即改，近乎神明。第二句，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，完美的苍蝇永远是苍蝇。

谢谢你们。

杨尚昆副主席：

老山作战始于 1984 年，至今已四个年头。我曾两次赴老山前线，采访过十四军、十一军、一军、二十一军、四十七军、云南省军区等数十个作战单位，三百余名官兵。

1979 年我对越还击作战，在国际上产生极大影响。为着全球战略的需要，

[注] 杨尚昆副主席对此文做了如下批示：“反映情况值得注意。今后作战方针军委曾讨论过。请总参、总政、总后注意，随时研究处理。”

战后我始终对越保持压力，又开辟了老山战场。老山作战最伟大的意义在于：第一、它对东南亚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政治影响胜于军事影响。柬埔寨之所以成为世界瞩目的“热点”，老山作战功不可没。第二、中央决策英明，全军将士效命，彻底粉碎了越军不败的神话。老山战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手中。我军用鲜血在老山地区换来的胜利是永垂历史的。第三、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士气。这一点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无论怎样估价也不过分。

这是一场特殊战争，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战争。它的目的不仅完全达到而且超过了，政治上我已大胜。前线将士和到过前线的人都感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应积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。

鉴于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和我国特别是我军目前所处的势态，如果战争再以现在这种规模和方式继续下去，将对我

产生不利影响。仅就目前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，问题相当严重。重点谈三个方面。

一、军事。目前已起不到牵制敌人的作用。战争初期，敌人不明我意图，着实慌乱了一阵，倾可用之兵对付我。最高峰时，老山正面战场曾出现过六个师，超过我军。越军装备炮少，但在老山炮的门数与我一度达到：1:1.2。可是四年过去，越方已彻底了解我战略意图。不仅如此，甚至对我作战地点、作战方式乃至作战规模都十分了解，明白我绝不会大打。现在我在前线压着三个师，敌人只有一个师顶住，而且摆出一副过日子的样子。我在船头方向最前沿阵地距敌阵地只有4.5米，那里的守敌竟把老婆孩子都接到阵地上一起生活。敌方军官照例休假。我目前主要作战方式是“拔点”，即攻击边界沿线的战略高地，拔掉后立即撤回，意在毙敌有生力量和

练兵。敌人完全摸透了这一规律。我一打，它就撤，只还以炮火。往往拔掉一个点后见不到敌人。俟我撤回，敌人又重来据守。下一批轮战部队仍然这样过一遍，周而复始。一对我友好的越南边民说：“就这么几个小山头争来争去的，根本打不到疼处。他们照样往柬埔寨增兵。”另一越南边民说：“说是牵制我们，其实是我们牵制你们。你们那么多人窝在那儿，走不了也打不了。相比之下，我们轻松多了。”老山是丛林地带，大兵团不易展开。敌人把大炮后撤，只留一些小炮，三人一门，打得极准，打完就跑。我阵地人员密集，时有伤亡。

从练兵角度讲，问题也很突出。面对敌人而不能大打，有时甚至连放一炮也要经过军区前指批准，官兵统统反映这是一场束缚手脚的战争。没有主动性，更谈不上灵活性和突然性。大量作战手段仍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，纵有现

代化手段和装备也派不上用场。现在被作为经验介绍的“八级同台”的作战方法，在官兵中反映并不佳。“八级同台”即在“拔点”前，军区首长、集团军首长、师长、团长、营长、连长、排长、班长、战斗小组长齐聚一堂，磋商打法，而要打的往往是一个几百米的小山包，战争年代顶多是一个连进攻的规模。一位师长说：“这种打法，我感到比以前反而后退了。打一个小山头都这样，和游击战差不多，将来打大仗怎么办？我没有一点积极性。”没有积极性的也不止他一个。

虽然老山地区大军云集，但真正能打上仗的并不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部队便选出自己的“拔点分队”单独居住一处，反复演练，待遇比其它部队高得多。如六十一师“拔点分队”仅伙食费一项开支就十五万元。据该部队领导反映，只有拔了点，这些钱才能报销，

否则就报不了。有人称这种方法为“开小灶”。“拔点分队”处处显得特殊和优越，无形中在部队内部产生了差别。

进一步讲，我认为，我们应当修正目前对越作战的军事指导思想。从长远战略看，越南并非我主要作战对象，因而不必与其纠缠过多。牵制是对的，打一下也有必要，但应当打在要害处，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最重要的是扬长避短。严格地说，自79年以来，我在对越作战中并未打过一个漂亮的完整的（大量歼敌）的战役，而是打消耗战甚至游击战，但这恰恰是越军所长。老山作战便是明证。美军苏军装备如此精良，尚陷在越南与阿富汗游击战泥潭中不能自拔，教训是相当深刻的。

二、经济。老山作战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消耗极大。四年来，已有六个军（不满员）、十个以上的师从全国各地调往老山轮战，是仅次于抗美援朝的部队大调

动，花费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根据我两次采访的观察和搜集反映，其中的浪费是惊人的。

仅举炮弹为例。1979 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，我全线出击，动用几个军，攻克越南三个省会，总共消耗炮弹七千七百吨。而十四军在老山作战期间，从 4 月 2 日到 8 月 30 日，不到五个月时间，已消耗炮弹八千吨。1984 年老山作战开始时，平均一吨炮弹可以消灭一个敌人，而现在情况远不如那时。部队换防时，总是万炮齐鸣，为的是把库存的炮弹全部打光。

自 1984 年攻克老山以来，基本攻守相当，处于与敌对峙状态。但与敌相比，我方消耗要超出敌人许多倍。我在战区的车辆最多时曾达一万辆，而敌方在最紧张时也才动员了四百辆车。84 年 7 月 12 日抗击敌师规模进攻，我发射炮弹一百七十万发，敌仅发射十五万发。敌特

工队带两片红薯干，能够在我方潜伏三天三夜。我方侦察兵一小袋干粮就价值十元钱。

我国仍穷，军队亦穷，各种装备来之不易，但在老山前线各类装备流失严重，令人心疼。到前线的慰问团、工作组乃至探亲家属，很多都是“满载而归”。崭新的钢盔、迷彩服、军装，全是他们的“战利品”。还有的官兵向当地群众出售军装、胶鞋、被服。在文山军分区大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常年停着一辆军车，专门出售军服等装备。那一带的老百姓逢集时，总有军车到集上去卖这些东西。尤为严重的是，部分官兵向地方群众出售汽油票，此现象以平远街为最。倘若你身着军装在街上走，不时会有老百姓问你有没有油票出售。老百姓从军人手中买到油票后，再高价倒卖。在平远街一带，油票已成为一种有价证券。有人戏称平远街为“特区”。

还有大量的钱花在非军事用途上。由于前往老山慰问的人极多，驻老山主峰的部队大兴土木，把山顶修得如花园一般。仅一条台阶就用去水泥一吨。官兵们已习惯地称老山主峰为“老山公园”。四十七军四一五团自去年驻守老山主峰以来，仅招待各类慰问团吃饭一项，就用掉人民币二十万元。四一七团驻在麻栗坡以远，招待费也花了十六万元。

三、给部队作风建设带来不良影响。参战部队官兵都觉得这是场特殊的战争，“拖敌人也拖自己，不死不活”，因而失去了大敌当前的危机感，失去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责任感，也就没有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气概。所以这场战争起不到凝聚广大将士心力的作用，反而给部队作风建设带来危害。我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：

1、在战区做生意。对团以下单位而言，做生意主要是为地方搞运输，用的

是战时配给的汽油。二十七军今年在老山轮战，部队还未上去，可他们的车早已满战区跑开始做生意了。十四军是85年初撤出老山的，但该军在战区的买卖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完。一战士说：“我们的确发了战争财了。”在做生意中存在着多少腐败现象，我未了解，但战士对此反应十分强烈。有这样一段顺口溜在前线传得很广：“大官发大财，小官发小财，当兵的发棺材。”四六七团政委和后勤处长在一次翻车事故中牺牲，在政委遗留的箱子里发现了四台录音机，在后勤处长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万元钱。具体情况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大。

2、部队与部队间关系紧张。争功诿过的现象很普遍。不正之风也大有市场。如步兵需要炮兵协助打炮，事先要请炮兵的领导吃一顿，否则就不给好好打，不是没炮弹，就是炮坏了。四一七团在

最前沿的那拉口子方向接六十七军某团的防务，希望他们详细介绍情况，特别是把他们掌握的越军火力点、炮兵位置、特工队活动规律等重要情报告之，六十七军某团竟答复说：给情报可以，但得用钱买，五千块。

3、部分官兵的精神状态令人忧虑。具体表现为：喝酒成风。文山、麻栗坡等地的饭馆，天天都有军人大吃大喝。一三九师许多干部因喝酒太多把肝都损坏了。其次，干部要求转业的多。自84年至今，任何一个参战部队的干部，打完仗后绝大部分要求转业。刚开始老山作战时，这种现象仅见于营以下干部，现在营以上干部好多要求转业。最后也是最严重的，是厌战情绪有滋长现象。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，全军同仇敌忾，求战心切。84年、85年时团以上干部想打仗，因为他们担风险少，打一仗升一级。营以下干部特别是连排干部不想打。

现在，从集团军首长到最基层的战士都不愿再打这样的仗了。

产生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除了上述种种弊端，还因为前后方反差太强烈。后方什么都讲钱，歌舞升平。前方死那么多人，流那么多血。说到理解，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。在云南地区群众中常听到的反映是：一个小小的老山，怎么上这么多人？又怎么打那么长时间？快成另一个“两伊”战争了。很少有人能从战略高度看待这场战争。对这一点宣传也不够。84年我调查了十四军、十一军的五十名有女朋友干部战士，他们的女朋友全部在战前吹掉了，比例百分之百。四年后我又调查了四十七、二十一军部分官兵，女朋友断绝关系的比例仍高达百分之九十。

结论：我认为，从我国战略利益出发，当然要继续对越保持压力，但能否考虑不要用目前这种轮战的形式和使用

这样大的兵力。

第一、以精锐的、但人数不多的部队长期驻扎边境，使用小分队渗透的作战手段。不搞屯兵百万，因为越不可能在边境发动大攻势。

第二、注意在广西方向加强活动（小规模），因为广西距越心脏近，可对其造成较云南方向更大的心理威胁。

第三、支持越境内的反政府力量（不一定非是武装不可）。在削弱军事作战的同时，强化“心战”，而这一点恰恰是越政府最害怕的。

总之，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。

秦岭

1967年2月，二十一军由山西移防陕西。六十三师进驻宝鸡。抵宝鸡时是深夜，全城黑暗。次日，我们几个孩子起个大早，一睁眼，全是陌生世界。首先看到营房后面是厚重沉稳的土山，后来才知道这叫“塬”。往南看，一条黛色的、嵯峨的远山像条受伤的巨蟒静卧天边。那是秦岭。天气特好时，依稀可见太白峰。山头戴白帽。唐人吟：“积雪浮云端，林表明霁色。”便是这意境了。有

一段山形像极了鸡冠。我顽固地认为那鸡冠峰下就是陈仓。当年刘邦、韩信就是从那儿出来横扫三秦的。曾和刁力久、羊肉等同学扒火车上秦岭。在斗鸡台货场悄悄潜入车厢内，车徐徐移动时，再现身，向铁路工人挥手，他们连连跳脚，也晚矣。电气火车呼啸着奔腾。车头进一个山洞，车尾还在另一个山洞中。有时火车竟被截成数段。老师讲：“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不是长江，而是秦岭。一过秦岭，就是南方了。”亲身来此，果不错。一钻进秦岭的怀抱便是满眼青翠。关中土地的枯黄像垃圾般地被扔了。到山顶，翠竹婆娑。松涛呜咽。嘉陵江源头纯洁得像处女。到重庆时她已像个肮脏的妓女了。1998年10月17日，时隔三十一年后，重过秦岭。凌晨四时早发西安，五时抵宝鸡，依旧全城黑暗。不留，直取秦岭。天如墨，路茫茫。山形像墙。车灯如剑，将黑暗刺伤。我努力睁大眼

睛望着窗外，想分辨出童年的熟悉景象，不得，唯往事悠悠袭来心头。少时对山并无特殊感情，长大后竟像爱女人一般爱山。朱苏进讲：山是对大地的叛逆。我觉得山是对大地的升华和提炼。我说：海是躺下去的山。朱苏进说：山是站起来的海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同。何时开始爱山，不知，莫非从秦岭始？参军前数度扒车上秦岭。68年从延安赴安康，再过秦岭。69年归建，从佛坪、周至一带再翻秦岭。那一次是用脚把秦岭活活丈量了一遍。今日我对山已几近痴迷，自称“山痴”，秦岭功不可没。过凤州，天大亮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水还是那个水，县城还是那个县城，只有人大变。我有苏东坡的胸襟：鬓微霜，又何妨？一身绿军装，绿色吉普，呼啸下平冈。车拐过一个山角，忽见奇景：云海苍苍。青山只浮一角，像千岛湖。红日妖娆，在升腾，在燃烧。它离我那么近，近得不

真实。它那么鲜艳，像画的。春波高叫：“真美呀！真美呀！”我展开双臂，要把红日抱，宁愿被烤。空气发甜。我的眼圈热了。

张良庙

计划中安排参观留坝张良庙。车下秦岭，风驰电掣。忽见路旁掠过一座古朴的、有着独特飞檐的建筑，立喊停车，倒回，一看，正是留侯庙。倘不是我眼尖，就失之交臂。刚开门，无游人，也无讲解员。寻访这段历史，无须讲解，我当讲解员，超过真正讲解员多多。我醉心于秦汉，情钟三国魏晋，关注隋唐，研究明清。这几段史，深埋于心中，发酵于思想，喷薄于言论，影响于行动。张良的一切于我而言太熟悉，熟悉得超过邻居和同事。每一楹对联，我便知道藏着哪一段典故；每一幅壁画，我就能讲出一个故事。张良庙掩映在万山丛中。

有一奇特现象：所有的竹子的底部都是弯曲的。庙中一老者曰：“竹子仰张良之高洁，特意弯下了腰。”据说一出庙门，竹子便恢复常态，乃一绝。纵观张良一生，称其高洁，丝毫不过。运筹帐中，决胜万里。功盖大汉，名满中华。建国后激流勇退，从赤松子游，不吃饭，想必是在这翠绿的山间了却残生。我却认为，张良有千好，最后一件事却办臭了：刘邦欲换太子，总说：太子柔弱，不类我；如意类我。吕后求张良想个办法。张良便请商山四皓出来，在一次早朝中，站在太子身后。刘邦大惊：此四翁德高望重，几次请他们都请不动，如今却辅佐太子，太子羽翼已成，不可轻动了。回宫后遂与戚姬在孤灯下相拥哭泣，被后代史学家嘲笑个饱。刘盈善良，吕雉凶狂。如意聪慧，戚姬神伤。由于张良的锦囊，孝惠即位，吕后驭四方，几乎将刘家天下赔光。韩信曾哀叹：成也萧

何，败也萧何。于汉家天下而言，刘邦若地下有知，差一点就该叹“成也张良，败也张良”了。

蜀道

李白唱道：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以往书斋里浅吟低唱，慨叹太白神来之笔。此番亲临蜀道，慨叹太白笔犹不及。青天好上，蜀道难行。陕西境内方可，一过宁强，逼近四川，情形陡然严峻。前面是车的长龙，逶迤望不及边。司机在路边睡觉。方便面盒洒了一地。一打听，方知他们已被堵三天三夜。如何是好？是等还是冲？我果断下令：冲！两辆“霸道”霸气十足，义无反顾地逆行而上。有警察拦，我们或不睬，或出示证件，继续上。迎面来车，我们一扭腰闪进另一路车龙缝隙，车一过去又冲。地方司机俱以惊讶的目光注视着这群大兵。甫进川境，爬上一座山头，至顶，

停，往下望，于戏！盘山道上全是密麻麻的车辆，首尾相衔，像条丝绸裤带，缚苍山。壮哉此景！此生头一回见。其它车堵了三天三夜的路，我们仅用两小时就“奔袭”过来。成就感溢满胸腔。豪情千丈。岂料更大的危难还在后面。离开广元后，取 309 国道插九寨沟。此国道非国道。未铺水泥不算，还凸凹不平。险山恶水，塌方处处见。亚苏愤怒地说：“这也算国道？真该把××枪毙了！”前不久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，又将此道再洗劫。有些路段路断，刘潘之与司机不得不下车，指挥着车小心翼翼地慢行。天如泼墨。远处白龙江畔闪烁着几点鬼火般的灯光。保卫处司机王振林下车指挥，脚跟就站在绝壁上。刘潘之往下一望，倒抽一口冷气，下面是刀削般的绝壁，饶是深渊万丈。他不敢喊，怕惊了小王，轻声道：“小王慢慢过来……过来……”王振林回头，吓掉了七魂六魄，

哪里移得动脚？就趴下爬过来。接近午夜十二点，我们爬上一座山头。道路彻底断了。路面上横亘着一条深沟，两侧齐刷刷的。我正纳闷雨水如何就如此鬼斧神工，忽见路边有篝火。一群农民怀抱着锄头、铲子等工具烤火。恍然：原来这成了农民生财的手段：挖断路，车过时，要钱，尔后填平。一辆车走后，再挖断。荒郊野岭，人地生疏，也惟有按下盛怒，与农民谈判。春波说：“两辆车，一百块！”农民雀跃着冲下来，填的填，推的推，凸现大跃进风采，一忽儿就将我们送过去。不禁悲哀：他们倘用这种心智和干劲修整家园，岂至于一贫如是？在最险要的去处，此情景如是再三。十一公里整整走了六个小时，恐世界之最了。刘潘之说：“这是过五关斩六将。”刚出是非窝，又蹈死地。在一处极陡峭的坡下，七、八辆地方拉煤的大车趴着不动。地方司机如同熟悉老婆一般

熟悉此地，知其万般艰险，加之水冲，于此月黑风高夜，干脆不动，却把路塞个满腾腾。问他们：“为何不走？”答：上不了此坡。我们知道，前面更有一难上的坡，却诓他们：前面路已通，我们指挥，或帮你们开车上坡。一霎间，车辆蠕动。潘之、春波、小王俨然调整哨，指挥爬坡。汽车轰鸣着冲击，不果，退下，牛般喘气，又狂叫着再冲。一辆又一辆，终于冲上去。我们窃笑：上了此坡，上不了彼坡。亚苏说：“他们被我们牵着鼻子走，一一走进陷阱。”春波说：“他们要想爬出陷阱，起码得天晴之后。三天后见了！”哄笑声中，“霸道”早窜出数里。过甘肃文县，已是凌晨四点，人困到极点了，却不敢懈怠。我睁大双眼望着漆黑夜。十尺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却明白，稍稍多走一步，便是悬崖万仞。不停用步话机与潘之联络。亚苏困得前仰后合。问他话，不答，已然酣睡。头

将车板碰得啪啪响，浑不觉。蓦地又冒出一句，却是不搭界的梦呓。世界沉寂。万物俱睡。只有我们劈开黑暗，勇猛向前，向前……18日凌晨七点抵九寨沟。整整奔波了二十七小时。一夜惊涛骇浪，使大家的脸颊都消瘦了许多。进了宾馆，倒头就睡。梦中又回昨夜，与天斗心，与路斗勇，与人斗智。梦觉尚心寒。

森林

十二年前，曾随冯牧来九寨，冯老曰：“九寨山水，天下第一。”斯人已逝，语犹在耳。走遍世界胜境，忽悟出一道理：所谓美，在于树。有树则山幽，有树则有水，有树则有生灵。没了树，黄山也成癞痢头。有了树，黄土高原也成仙地。中国古代是有树的。远古自不必说，黄土高原下那丰厚的煤矿，便是原始森林变成。就是到了清代，树也森然。八旗军入关，从山海关至北京一线，全

是原始森林。多尔袞怕反清力量藏匿，将森林全部砍伐。年羹尧家住北京西城外，门口也曾闹过老虎。今天这一带秃得发亮。杜甫说：“古来白骨无人收。”我说：“古来嗜好砍树的头。”中国人有砍树的传统。穷了，砍树。富了，砍树。动乱了，砍树。安定了，砍树。大跃进，砍树。文化革命，砍树。改革开放，依然砍树。你砍树，我砍树，爷爷砍树，孙辈砍树。子子孙孙砍下去，把中华砍成个丑陋的黄色裸体。我曾宣布：“二百年后，中国将没有一棵树。”代价是，中国娘生了二百亿娃娃。黄河就是对砍树的控诉。长江将沦落为第二条黄河。无树不成家，无林不成园。中国若亡国，就亡在两点上：一人口爆炸，二砍树。上回来九寨，森林中烛影斧声，声声砍在我心头。一个念头萦绕着：那是在斩断中国的脊梁呀。欧洲人自古有植树的传统。人走到哪，树种到哪儿。人给了

树生命，树给了人生命。生生不息。曾琢磨：欧洲人高大健康，是否与植树有关？访问欧、美，最赞叹不是高楼，而是密林。森林直逼城市，甚至直逼市中心。85年在温哥华，路过港口，就在港外，数人抱不过来原始森林劈哩叭啦地生长，停泊港口的轮船上，却卸下一根根进口的原木。凝视那些木头，欲哭。很难说这些木头不是来自大兴安岭，或川西，或九寨。美国矿产丰富，硬不开发，一古脑封起，进口矿产。他们的心思长百年。我们的心思只有一天。日本人竟也学得如欧洲人般乖巧：从中国大量进口煤炭，却填海，准备在世界煤矿资源枯竭的那一天再挖出来。奸诈至此，天不容呢。中国人愚钝如此，天也不容。今年遭遇百年大水，在洪灾正凶时中央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：长江上游全面禁伐树木。这说明洪水终于教育了中国人。朱镕基总理痛陈：“一棵树也不能

砍了！”他真是个好总理。他说出来我心中发酵、成熟、腐烂的话。接近九寨沟时，已是深夜，与一些卡车相错，上面满腾腾地装的全是原木。禁伐令已到，禁君子，禁不了宵小。白天喊口号，晚上玩屌。他们在加速榨干亲娘最后一滴血。他们在加速自戕。坟墓，路不遥。

四川人邓小平

过宁强，“四川省境”的牌子扑面而来。我第一个念头便想到了邓小平。东方红，蜀地灵，中国出了个邓小平。或者说，亚洲出了个邓小平。他是距我最近的伟人。向南望，波浪一般的山峦汹涌而来。邓小平的家乡就在那一带。最了解中国的是毛泽东。最了解世界的是邓小平。农民造反夺天下，非毛泽东不可。农民蜕变为非农民，非邓小平不可。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大的差别在于：邓去过西方，毛只去过苏联。遥想清末，留

着小辫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。短短数年，既未勤工，也未俭学。台湾人说邓天天看足球，钻咖啡馆；中共党史说他狂热革命，两说皆过。只要踏上资本主义土地即可。法国几年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唯有一解：他看到了什么是富足。毛泽东只看到什么是贫穷。法国改变了邓小平，邓小平改变了中国。文明是无往不胜的。鸦片战争一声炮响，给中国带来屈辱的同时更带来了文明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带来了无数左棍子。凡沐浴过西方文明的人，统统知道对错，有的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。数遍中央大员，哪一家没有子女留洋？只有毛泽东。

铁的意志

四川人矮小，但有毅力，能吃苦。志愿军群英璀璨，四川人居多。黄继光、罗盛教、邱少云，俱是。邓小平身高不及一米六，却是一块钢铁。中共党内唯

一没有做过检讨的人是陈云，但意志最坚强的是邓小平。邓小平做过检讨，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做的，饶是勇气盖天，更显坚强。76年周恩来去世后，全国批邓。江青、张春桥在政治局围攻邓小平。整整一上午，邓小平端坐在那儿，闭着眼。散会时，他拂袖而去，说：“我耳朵聋，什么也听不见。”八十年代初中英谈判，“铁娘子”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胜之威，傲慢如牛，冷峻如铁，对邓小平说：“你若非要收回香港，那只能得到一座空城。”邓小平则冷峻如钢：“空城也要！”铁娘子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，趑趄一跤。后来邓小平对布什说：“我们用一秒钟解决了香港问题，现在让我们用一分钟解决台湾问题吧。”气魄如宇宙。罗瑞卿死后，邓小平提议耿飚任国防部长，遭到军中多数将领反对。几个元帅尤甚。邓小平淡淡地说：“好吧，开个会，大家畅所欲言。”会议在京西宾

馆举行。邓小平参加。会上炮火连天。唇枪乱掷。耿飏如同躺在手术台上，被众人解剖个淋漓。邓小平一言不发，末了站起来：“都说完了吧？好，就这么定了，耿飏当国防部长。”扬长而去，丢下一堂目瞪口呆的大员。

月月虎

四川真是块好土壤。庄稼好长，森林好长，人也好长。清初，经张献忠虐杀，四川境内虎比人多。今天，人比草多。中国盛产人口。中国妈妈世界第一，骁勇善战。我高呼：“子宫万岁。”愈到穷乡，人丁愈旺。人丁愈旺，愈穷得叮当。美国知识爆炸。日本科学爆炸。中国人口爆炸。原因有三：①领袖的号召。他常说：“人少好吃饭，人多好办事。”领袖手一挥，夫妻猛睡。革命杀死孩子。革命制造更多孩子。饭不够吃，事也难办。斯大林把人不当人，说：“死了一个人，

我很伤心。死一万个人，那就是个数字问题了。”毛泽东说：“八亿人口，不斗行吗？”②山一般的传统观念。中国母亲万岁，中国女人无地位。男婴上天，女婴入地。广东一农民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，老婆又怀孕，公安局抓他，说：“你已有三个孩子，难道还要生？”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那三个咋能算人？”③愚昧与落后。据统计，中国农村的通婚圈子不超过二十五公里。其中百分之七十只有六公里。逛巴黎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。在中国，举目所及都是八戒。女人特别是能吃苦。男人特别能战斗。天一黑，便上床。不点灯，开仗。有时一夜数仗。战果累累。基辛格开玩笑：“要想控制中国人口增长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农村每一家送一台电视机。”川黔边境某农村有一强悍的女人，每个月都能怀孕，得个威风凛凛的绰号：“月月虎”。是县计划生育办公室重点监视的对象。计生干部深入到她

家，把避孕套送给她男人，男人说：“不会用。”计生干部说：“很简单，套上就行了，就像套在手指头上一样。”说毕演示，把避孕套套在自己的手指头上。下月，“月月虎”竟又怀孕了。计生干部怒骂她男人：“为什么不用避孕套？”男人说：“用了！”计生干部：“怎么用的？”男人：“按你教的方法用的。我不止套了一根指头，十个指头都套上套子了，不济事嘛！”

诺日朗

诺日朗是藏语“大鸡巴”的意思。上一回来九寨，我久久凝望诺日朗，总也不懂为什么将这么壮阔的瀑布称作“大鸡巴”。古代汉族男性生殖器崇拜，总竖根棍或石柱什么的，算不上惟妙惟肖，起码也是现实主义的，怎会有藏民这般驰骋天际的想象力？最近美国炮制了“伟哥”，一丸风靡，竟令我豁然明了：

VIAGRA 是英文单词“活力”（VIGOR）和“尼亚加拉大瀑布”（NIAGARA）的合成。将男人的坚挺与发射形容成大瀑布，多么贴切，多么性感，多么令人神往！这一回美国人输给藏胞了。西藏人早就将瀑布称作“大鸡巴”，原是取其奔腾咆哮之意，雄风四溅，霸气十足，宁不伟哉！这一回重访诺日朗，心中一片广场。浪花迸放，恣意汪洋。生命之声在峡谷中回荡。每一滴水珠，不，每一滴精液中都饱含阳光。中国少数民族从来性开放。诺日朗就是明证。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饭馆上公然贴着告示：“牛×火锅。”藏民把女人的乳罩呼曰：“奶子背心”，实在生动得可以。咸丰皇帝曾命令所有的宫女都穿开裆裤。亚苏说，藏族司机开车，一旦开到宽敞平坦的道上，就高兴地欢呼：“恁好的道，开着车那家伙都能硬起来！”老山作战时，部队摩托开进，路过苗区。为着鼓舞士气，豪歌，

忽见路旁草地上，两个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男孩和女孩在做爱。绿草如毡。洁白无瑕的裸体像两朵白云。歌声停止了。赴死的战士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，脸色肃然庄严。后来一个指导员问我：“他们看到了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人世间最美丽的图画。”汉族在性方面则逊色多了。鬼鬼祟祟。小鼻子小眼。心里藏着屎，嘴上开着花。汉族人中陕西人稍强些，因为秦国人本是西戎族，后来又有多个少数民族在西北建国，民族融合。陕西人血管里流的不是纯种汉族的血。嫪毐曾让生殖器硬得如钢筋，插进正在疾奔的车轮中，车轮竟不动。汉族人爱不敢轰轰烈烈地爱，恨不敢轰轰烈烈地恨。白天是君子，晚上是小人。全民族没有一部像样的爱情经典，《红楼梦》里全是变态的男女，革命早将爱神枪毙。爱情也被注入阴谋诡计。中国那个最著名的农民看上了妇女主任，想吃她，动心思，

带她出去开会。过一条河，他背不会水的妇女主任涉水，至河中央，他停住，说：“让我搞一回，我就背你过去；不让，我就把你扔到河心。”妇女主任乖乖就范。据说他把妇女主任的衣裳解开后说了这么一句：“你要打扫卫生哩。”汉族最应该打扫脑子里的卫生。意念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。我曾亲历这样一件事：改革开放之初，进口一些外国电影。某次在电影局放映日本影片《樽山节考》。片子很严肃，但有一些裸体镜头，仅此而已。黑暗中，看电影的人个个全神贯注，超过开会万倍。我身边坐着著名电影导演××，已六十余岁，平素是个正派的形象。我注意到，每逢裸体镜头出现，他都气喘如牛。双目放出星星般的光芒。想必此刻他浑身燥热，热血汹涌。屁股下坐着火山。小腹前放块甲板也能被他洞穿。忽然他呻吟起来，伸手窸窸索索地在胸前掏什么，大叫一声，噏地

一下扑倒。灯亮，众人涌上，××已毙命。手中攥着硝酸甘油，来不及放进嘴里。他死于心脏病。从此，影坛多了一段佳话。

瞿秋白的梦境

进九寨，临长海，暗云低垂，飘起雪花。下五花池，漫步熊猫海，细雨霏霏。湖水晶莹。层林尽染。山峦排闼而来。浮云如轻纱，将青山半遮掩，尤显妩媚。我深深凝望，忽如受剑刺：此情景我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。紧张地思索。一生中屡遇此情景：一件明明是刚发生的事，却似曾相识。但今天的情景不像，它的确发生过！终于，我记起来。这是瞿秋白的梦境，也是我的梦境。十数年前读史，读到瞿秋白就义前一夜，至为感愧。蒋介石毙命令已下，第二日就要行刑，于瞿秋白而言，这是最后一夜了。这一夜，他睡得特别沉，特别香。他梦

到了人世间最美丽的山水。青山隐隐。流水淙淙。小路蜿蜒曲折。夕阳依偎着亲吻着山的额头。小鸟在欢唱。百啭千声随意移。醒来后瞿秋白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，遂用唐诗凑成一阕：

夕阳明灭乱山中，（韦应物）
落叶寒泉听不穷；（郎士元）
已忍伶俜十年事，（杜甫）
心持半偈万缘空。（郎士元）

我惊愕不已。明天就要被处极刑，前一夜竟平静如此。瞿秋白文弱，可他那羸瘦的身躯内竟蕴藏着这么伟大的力量。他是真正洞穿了生死的。早就听他讲：人生有两大快乐：睡觉是小休息，死亡是大休息。小休息是小快乐，大休息是大快乐。（大意）只当他是一时豪迈而言，至此，方知他真是个不怕死的种。看看自己，当是羞得不能自容。死亡倒也不惧，可每逢有事，睡觉总成折磨。

不是辗转，就是噩梦连连。清晨醒来，双眼皮肿成单眼皮。不过也就是为处分、爱情、文采、别人只言片语、挫折而苦，统统是些鸡零狗碎。瞿秋白是高山，我连平岗都算不上。我曾设想，如我如他般就义，走向中山公园时，像他那样高唱《国际歌》、《红军歌》，在草地盘腿而坐，独斟独饮，尔后含笑道：“此地很好！”从容饮弹，这是可以做到的，但像前一夜那般宁静安详，恐不能够。行为可以强撑，思想却是无奈。骗别人可以，骗自己不行，骗心灵尤不行。我不羡慕毛泽东，却羡慕瞿秋白。我不哭周恩来，却为瞿秋白捧一掬泪。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六岁上，可他的灵魂必将千秋万代徘徊在中国上空。万事就怕想得通。他想得通。一件事，想通即是天堂，想不通就是地狱。他的躯体进了地狱，他的心灵进了天堂。我反复吟哦他的诗，昏昏睡去。我竟来到了他诗中描绘的场景中。

就是今日九寨沟这片山水。难怪熟悉如斯。我凝眸，再凝眸。我成了瞿秋白。时光倒流六十年。我一袭白衫，手捧唐诗，款款行于曲径。思想通幽，万事皆空。天地间空无一人一物。我在向这多情的山水告别。明天将远行。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福将

下黄龙山，便是通衢之地川主寺。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就高耸在一座小山巅。碑身贴铜。据说在特定的季节里，夕阳回照，碑体大发金光。藏民呼曰“神碑”。我来此碑下，向众人娓娓讲岳父长征掌故。六十余年前，岳父走过此处。想当年，金戈铁马。而如今，岳父已去世多年，形体早不复存在于天地间，唯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浩气，长驻我心。凭吊故地，怀念先贤，心潮如涛。岳父从红安高桥乡一个小木匠，

最终成为国家元首，其间艰辛，谁知？神州有几人如斯？历史有几人如斯？岳父是个“福将”。战争年代，他屡蹈死地，却幸免。而黄安大多数子弟都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。黄安死人太多，血流千里，改名红安。解放后，路线斗争如绞肉机，万千人成齑粉，他又幸免。诋毁者说他：“不倒翁”；拥护者夸他“运气好”；毛泽东说他“将军不下马”。有的人生前风光，死后潦倒，岳父例外。他在时人家说他好，死后口不改。他觉得他成为“福将”有三个原因：①有人呵护。最早呵护他的是×××。×××甫进鄂豫皖苏区就是由县大队大队长李先念护送的，××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留下印象，短短几年，把李擢为军政委，是红军最年轻的干部之一。岳父以后常豪迈地说：“我二十五岁就当了军政委。”四方面军离开川主寺南下，不久与中央红军会合，毛泽东最先见到李，惊叹：“四

方面军有这样年轻的军政委。”一席谈，印象深。自此，毛泽东一直呵护李先念，直到去世。庐山会议上，彭德怀与岳父一起唱大跃进反调，毛泽东一手打彭，一手拉李。大会批彭，反请李先念吃饭。文革中，每次政治局会议后，江青都要打电话给林佳楣：“怎么样？在会上有没有为难你们呀？”想是老爷子的旨意。李先念深怀知遇之恩。我亲聆他说：“毛主席除了同意把×××割让出去这件事做得不对外，其它都是正确的！”②岳父聪明过人，审时度势，方立于不败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邓小平尚未复出，岳父自文革来一直主掌国务院，按说总理桂冠非他莫属。外电也来凑热闹，说：“看见李先念的微笑，使人想起周恩来的笑容。”但华国锋来征求他意见时，他说：“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。”暗指邓小平。他不仅豁达，更具慧眼。毛泽东之后，中国历史只能由邓小平来书写。谁要阻

挡这历史车轮，必被碾得粉碎。后来邓小平力主岳父出任第一届国家主席，我一直觉得邓这是对岳父那句话的回赠。

③命乃在天。这是汉高语录。刘邦死前曾大骂给他治病的医生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益！”毛泽东具天命。战争中他的六位亲人都死在国民党手中，他却连颗子弹的边都没能擦着。韶山冲有王气。乔良讲，一走近韶山冲，便有一股森森的寒气袭来。阴气很重。毛泽东虽高大，嗓音却似女人。那几幢茅屋后的山成形胜，有人说像龙。哪座山不像龙？岳父的故居高桥李家大屋也有王气。我曾去过两回，细细端详，略像韶山冲。有山，虽不大，却曲折跌宕，延伸到遥远的天际。当然似龙。当地农民讲：“李家大屋的鸡都会飞，能上房。”1992年6月中旬，李家大屋门前两排茁壮的杨树突然枯死。乡亲们暗暗叫苦：“要出大事了。”

果然，几天后岳父去世。起初听到这故事我不信，撒骨灰时重来李家大屋，乡亲们指着那些枯死的杨树给我看，大惊。枯死的就是岳父屋前这数十株，其余依然茂盛。天若有情，呵护它的种子。胖胖出生于1984年6月4日，五年后的这一天，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在北京发生了。

西路军

岳父和四方面军离开松潘不久，北上，奉中央之命组成西路军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幕。岳父率三十军率先在靖远渡黄河，九军、五军跟进。后胡宗南封锁渡口，后续部队未渡。西路军深入不毛之地，与回回军队展开激战。西路军有“三不可胜”：①不谙地形、气候。大漠浩瀚，无依托。回回骑兵如狂飙。天极寒。红军多南方将士，不适应。②民族仇恨。自清末回民大起义以

来，回汉结下血海深仇。红军以阶级为纲。回回以民族划线。纵是赤贫的农民，杀起红军来毫不手软。1970年我野营拉练到宁夏，亲眼见揪出一隐藏多年的反革命：是一极穷苦的农民，当年曾亲手活埋过六十多红军伤病员。③中央内部斗争。西路军是由张国焘的精锐之师组成。张国焘的成败，寄于西路军之成败。西路军成困兽，毛泽东立即说：“国民党内有个张杨^[注1]，不老实，闹事。我们党内也有个张杨^[注2]，也不老实。”将在外，处处受君命。临机不能立断。彷徨不得指点。能走不走。该打不打。陈昌浩是赵括，徐向前却非陈汤。这支偏师的命运可以想见了。惟全军将士临危用命，喋血黄沙，用年轻的生命为党内路线斗争写下了残酷的注脚。董振堂牺牲在高

[注1] 指张学良、杨虎城。当时正是“西安事变”期间，张、杨扣留了蒋介石。

[注2] 指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。

台城下，头颅被割下，在城头示众。八十年代初我见到照片，触目惊心。一名红军女护士长，被回回钉在大树上，剖腹挖心。绅士围坐一团，饮酒。女红军雪白的裸体直到今天仍刺目。殷红的血直到今天仍流淌。岳父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。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。他曾对我讲：“石窝分兵时，我和李特、徐帅在山坡上开会，点着篝火，往下一看，真惨哪！密密麻麻，全是红军的尸体。”岳父语调尚平静，我心却悸动了。鼻翅发酸。1992年6月，岳父去世前某日，他说：“昨天夜里我梦见妈妈了。”我敢打赌那些天他曾梦回河西。年轻的孙玉清、熊厚发微笑着迎接他。还有那美丽的护士长，依然白皙，莞尔一笑，飘然去了。钉死她的那棵大树现在仍屹立在张掖县委大院里，自她的鲜血浸入之后，树就枯死了。

愚昧

接近四川边境时，前方道路被塞。是农民在大出殡。一口硕大的棺材被众星拱月般地簇拥着蠕蠕前行。数百名男女俱披麻衣。纸钱漫天舞。有人痛哭。有人竟笑嘻嘻。这情景在中国已上演了几千年，无改。唯一区别是有人扛一台录音机，播放哀乐。除这点现代化气息外，全是腐尸的味道。古代皇帝登基一是造宫殿，二是造陵墓。今天农民有了钱，先盖房子，再盖坟墓。农民骨子里是流着皇帝的血。中国遍地庙宇。进庙犹如进厕所。光线幽暗。乌烟瘴气。令人窒息。塑像全无半点美感。每一尊佛像脸上都写着中国农民特有的俗鄙。1968年，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。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”我反唇相讥：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。这也是毛主席说的。”历史前进，命题不改。今天的农

民与陈胜时代的农民只有半步差距。麦天枢讲一故事：一对农民夫妇结婚数年，不得子，以为有病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惊讶地发现：女人居然仍是处女。原来，男的把女的尿道当阴道，方向大错。我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，但农民愚昧，过之。前不久一些歌星到四川农村走穴，有歌星恬不知耻地问农民：“知道田×吗？”农民一脸木然地摇头。又问：“知道×总书记吗？”农民高兴地拼命点头：“知道，知道，他就住在俺家前面那个院里。”原来他说的是该村党支部书记。今年春节中央向贵州贫困山区送救济物资，农民们含泪高呼：“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就在我们入川前数日，东北松花江发生洪灾，××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慰问。××来到一农民家中，见到一美貌伶俐的小姑娘，遂抚着她的头亲切地问：“多大啦？”姑娘倒也不惧生人，忽闪着大眼睛说：“你猜！”××

说：“九岁。”姑娘咯咯笑了，随即用银铃般地声音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：“嗨，你他妈的猜得还真准！”

腐败（一）

在成都，樊明辉行长招待我们住××酒店总统套房。好一个豪华去处！共三层，一层是客厅、餐厅，二层是卧室，三层是娱乐室。装饰如宫殿。家具带着贵族式的冷笑。空气中弥漫着帝王的味道。我问樊行长：“这么好的地方有人住吗？”樊行长说：“谁住得起？只有大官和大款来住。”我心一紧。当晚，另一套里恰逢×××领导宴请。我走错门，只见巨型餐桌上鲜花烂漫。银餐具光芒如水。高挑的女服务员幽灵般地划过，一缕淡香钻鼻，燃烧你的性欲。出酒店赴约，见昏黄的路灯下有褴褛的乞丐。我心中浩叹：腐败已深入骨髓。中华民族是个腐败的民族。中国人善贪污。一切龌龊

的东西都与民族性有关。古人贪，国民党贪，今天有些官员也贪。柴玲、封从德在天安门广场上贪污。吾尔开希在国外贪污。他逃跑时，拎了一书包人民币，全是百姓捐款。古人说：“无官不贪。”我说：“无人不贪。”有的窃国，有的窃钩。中华民族灵魂里是利己主义至上。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史迁早已见血。农民一旦坐天下，比皇帝残酷十倍。有人在朱元璋面前说个“殊”字，被杀，因为这字拆开来是“歹朱”。劳动人民腐败起来更可怕。某领导不识字，混到如今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田地，荒淫得离了谱。他有一张办公桌，用上好的紫檀木雕成，价值八十八万港币。

腐败（二）

江总书记讲：有两个问题让他睡不着觉：一是国企改革，二是腐败。但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。制度造成腐败。

制度保护腐败。在我们优秀的制度下腐败分子有一种前仆后继的精神。“割了一茬又一茬。”自我约束是苍白的。道德准则是虚伪的。岳父就是典型的圣人。他自建国以来就一直主管共和国财贸大权，却从不敛财。我同小妹恋爱时，她告我：“爸爸只有存款六千元。”我骄傲地说：“不如我呢。我有一万！”92年岳父去世，岳父的存折上仍是六千。我将此告诉朋友，无人信。岳父曾在饭桌上厉声道：“你们谁若经商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”我牢记岳父嘱咐，从不染指生意。胖胖血管里流着岳父和我的血。他生性淡泊，不逐名利。上实验中学第一天，同学自我介绍。他只说了两句：“我叫刘林智，我可以倒垃圾。”至今，班上的垃圾仍天天由他倒。但，圣人之举又能影响谁？就在离岳父几百米处，“二〇二”泳池肉林。×××整了一辈子人后被人整死。××濒死前还抱着收音机听辱骂他的诗：

“不须放屁！”还说：“你们去给中央打个电话，中央让我活几天，我就活几天！”

××大笔一挥，二滩水电站的八亿人民币泡汤。长江上游原木顺水漂流，二滩电站欲搞过木工程，专家疾呼：“上游基本无树可砍，不要建。”无人听，遂建起。今年朱总理宣布：“一棵树也不能砍了。”此工程顿成废物。岳父在天国若有眼，目击此景，做何感想？但他的亲人也不能免俗。岳父去世不久，×××首先一个猛子扎进商海。××求爷爷告奶奶捞了个公司总经理当。××终日为商人当红娘。还不知耻地说：“我这是有限经商。”××则说：“我出污泥而不染。”全错。薄熙成宣称：“糖衣炮弹有何可怕？人家把糖衣炮弹打过来，我把糖衣吃下去，再把炮弹打回去！”无数事实证明，糖衣即鸦片，吃下就中毒，哪有还手之力？前不久，三亚军分区司令员被人杀死在家中。从他家中抄出近千万财产，

仅在床铺下就压着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八角八分，一水的“八”，是取吉祥之意，结果把小命“蒸发”。唯有我，坚守阵地，临风玉立，凭它枪林弹雨疾，擎起一面旗。

腐败（三）

当今世界上，我国反腐败力度最大，而腐败愈烈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腐败走入了权力斗争的怪圈。以权力斗争反腐败则更腐败。在台上是花，下台后是粪。生前是龙，死后是虫。越斗越凶，越凶越乱，越乱越腐，直至完蛋。政治局开会讨论陈希同的问题，一片杀声。有人说：“杀几次头也够了。”倒是田纪云清醒得多，提出不同看法：“我不是替陈希同讲话。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真有关系，我就不敢替他讲话了。我讲三条：①陈希同问题不是个人问题，而是党的问题。我们共产党不能搞被窝里放

屁，自己臭自己。如果把他杀掉，老百姓会对党生疑虑。处理个人问题，要像毛主席那样有战略高度和全局观念。拿掉他两个委员，就可以了。人有两条生命，一条政治生命，一条自然生命，现在政治生命已经完结，留一条自然的生命没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多一张口吃饭嘛。②如果追究陈希同重用王宝森的责任，别人会问：那么谁来为重用陈希同负责呢？陈希同早就开始搞腐化了，92年才进政治局，谁负责？”××插了句话：“王宝森当北京市副市长，我们这儿都是举过手的。”田接着说：“③还有一个××问题。海内外都把陈希同看作××屠夫，恨不能诛之而后快。杀了他，社会上就会翻出××问题。”×××频频点头：“有道理，有道理。”中央遂做出决定：判陈希同十六年。陈希同是在被召到中南海谈话后押往外地的。那晚，我正在由喜贵局长处闲聊，电话响，向由

局长报告陈希同离去的情形：陈希同上车前，环顾四周。夜色痛苦。南海蛙声胆怯。陈希同说：“永别了，北京。”据说陈希同在北戴河时对看押他的战士说：“上海人是全中国最狠毒的人。”战士问：“有多毒？”陈希同说：“我给你讲个故事：有个上海人到动物园玩，不小心被毒性极强的眼镜蛇咬了一口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上海人没事，眼镜蛇却被毒死了。”

白帝城

谒白帝城，在刘备托孤的群塑前伫立许久。儿时我拥刘反曹，大了我拥曹怜刘，现在我颂曹贬刘。我曾对小妹说：“我拥刘，因为我是刘备的子孙。”小妹说：“刘备有什么本事？只会哭！”刘备不只会哭，刘备相当阴险。白帝托孤便是一场戏。当他对诸葛亮说出“太子可辅，辅之；不可辅，卿可自取”时，我相信他的眼睛那一瞬闪过一道凶光。以孔明

的智慧，他哪会不知道膝下即是深渊，帐后必有刀斧！政治需要忍辱。政治全凭苦心。诸葛亮千古名句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不过是人臣的护身符，更是血泪控诉。每读这两句，我都能听见诸葛亮半夜的抽泣。他如动林副统帅的邪念，休说皇叔不允其活，阿斗也得令他死。刘禅非愚。历史整个儿被他捉弄了。他和他老子一样，狡猾得紧。刘备长坂坡一掷，有人说将阿斗摔傻了，我却认为把他摔精了。历史无情。不久后他就体味了诸葛亮的屈辱。蜀灭后他被带到洛阳，遍地刀丛剑树。文王宴百官。凄凉蜀故伎，来舞魏宫前。别人落泪可以，他却不行。文王问他：“思蜀否？”他的回答睿智如孔明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”再后来与郤正的一番双簧，就更精彩了。当他在文王面前强挤眼泪时，我深信他其实在强忍眼泪。他一脸呆滞，心却在滴血。他的苦心有谁知？我知。千载以降，

今天仍有苦心人。

洪水

万重夔门锁大江。我站在夔门下。千仞绝壁如刀劈。脚下，江水正发脾气。遥想当年，王浚楼船由此滚滚而下。今年八月，洪水亦由此滚滚而下。近年，洪水一年甚一年。今年号称“百年未遇”。有人戏称：世纪之交，大自然要同中国闹别扭。不尽然。自然其实是政治的晴雨表。古人讲：“黄河清”。现在黄河未清，长江也浊了。政治清明，江河才清。上等的社会制度一定会绘出一幅上等的山水。优秀民族必拥有优秀的大自然。这次洪水，香港报纸称：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。”我看百分之百是人祸。我曾提出：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提法该改正。没有“三面红旗”，哪有三年灾害？谢云良说：“旧社会让人活不好，58年让人活不了。”安徽省那三年饿死的人，比旧社

会数十年饿死的人总和还多。我当兵时到农村搞“忆苦思甜”，本意是让农民控诉旧社会，但农民一上台就声泪俱下地控拆那三年。天日昭昭，领导人你应当睁眼一瞧！二十世纪暮色苍茫，中华民族空前急功近利。江中唯恐大坝少，山上只嫌树木多。动物灭绝，婴孩爆炸。葛洲坝江面上垃圾麋集，汽车开上去竟可不沉，世界一绝。大自然不惩罚汉人惩罚谁？洪水夹着愤懑，夹着委屈，顶天立地而来。它是液体的钢铁，要摧毁金陵已经黯然的王气。祖国腹部被划了一道黄色的深刻的伤口。起初，媒体封锁消息，但伤口愈大，创痛愈深，媒体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之机，立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传媒轰炸，口号廉价。思想被放大，英雄被复印。我们用精神筑大坝。只有军队在用血肉之躯奋战。洪水到，百姓逃，官员逃，军队向前。全军投入的兵力与渡江战役同。

仅空军高炮五团就死十九人。该团士官杨德胜次日就要举行婚礼，今夜牺牲。未婚妻桂丹一身素白婚纱，在江面上与死去的未婚夫举行婚礼。她将一束束凄美的紫罗兰抛向江中，哭道：“德胜，你知道吗，今天我俩举行婚礼……”长天饮泪。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在我看来，洪水的价值有二：①认识的胜利。此次洪灾，不是自然对人的惩罚，而是人对自己的惩罚。在抗洪紧要关头，中央做出英明决定：禁止所有砍伐森林的行为。②灾后重建是一次发展机遇。破坏愈烈，发展愈快，这已被日本和德国的先例所印证。重建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。

夜走房竹山

10月25日下午四点，离开奉节北上巫溪。已无向导，全凭交通图。六点抵巫溪，夜已黑。问路，研究，是走是留。再往北，就是万山丛中。一下岗妇女对

我们说：“住下吧，路太难走。巫溪宾馆什么都有，连‘三陪’小姐都有！”巫溪、巫山、秭归一带自古出品美女，是皇帝荒淫的眼珠凝视之处。一路过来，我用余光扫描，果然。纵是山野间踽踽而行的村姑，也都靓丽。巫溪城中曾见一辆“面的”中挤了十二个人，多是姑娘。与我们车相掠，只一霎，我看到那些姑娘都像出水芙蓉般的清新。心中不忍吟哦：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“云雨巫山枉断肠”。终于决心不留，取道双桥镇奔湖北房县。此道地图无，是当地农民为运木材修的简易道路。晚七点出发，将一段点点的愁绪丢在巫山。夜渐阑。寂静的群山中只有两辆“霸道”和八个无畏的夜行者。我们折上去双桥的山道。万般崎岖，仅够一辆车通行。过双桥镇，驶入著名风景区“十八里长峡”。山形更巍峨。夜色更莫测。我知道这是著名的房竹山了。明末，张献忠诈降熊文灿，驻谷城。曹

操扎房竹山中。张献忠在李自成策动下，再反，便取道房竹山杀入四川。张献忠就此踏上一条犯罪的不归路。他戮川人，远胜吴汉。相比较，邓艾、桓温就成大圣人。据说至今川中农妇唬小儿仍道：“张大胡子来了。”蜀地成屠宰场。献忠杀人手段令人发指。令百姓站队，驱犬咬人，咬谁杀谁，曰“天杀”。老天震怒，雷声隆隆。张献忠命士兵支炮，向天空轰击。清军入川时，四川是千里死地。张献忠暴行只有一条意想不到的好处：造就了一批优秀川人。清廷推行“湖广填四川”之策，使万里血缘一线牵。交汇融合。邓小平祖先就是从江西入川。中国近代史上川人星汉灿烂，玄机正在此。我凝眸车窗外。下弦月衔在树梢，像大西军的营灯。松涛咆哮，似千军万马行进。一天繁星，是冤死的四川人在天国的眼睛。我们正走在与张献忠相反的道路上，与明清史擦肩而过。旌旗猎

猎。刀枪撞击。马蹄得得。我悄悄弹去一滴隐泪。我们走错了路，在崇山峻岭中兜圈子。叩百姓门，无声。估计老乡正裹着被子瑟瑟发抖。月黑风高，哪来不速客？我果断叫停，判定方位，终于走上正道。天快晓了，更黑暗。有一阵儿，除了司机外，全车人都放翻。亚苏打鼾。四野阒然。唯有苍茫的月色满前川。26日凌晨五点，抵湖北房县。一城沉睡。唤醒房县宾馆服务员开了五个房间。每个房间四十元，共二百。房间极脏。厕所无窗无水。巨大的夜色从窗口入侵。冷风如刀。被褥污渍片片。合衣而卧，像潼关大战前李自成那般，睁眼，倾听窗外嘯嘯马嘶，却也沉沉睡去。亚苏怕虱子，裸睡。次日，众人揶揄春波：“二百块人民币打发了八个人住一晚上，是中国之最了。”王春波感慨地说：“主任能享福也能吃苦，好地方能住，差地方如此，亦能住。”